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特点*

邓 思 颖

提 要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含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这个空动词在功能上担当一个系词的角色,联系小句内的主语和名词谓语。英语独立小句很多的特点都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相似。汉语空动词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的小句,含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不定式系词。本文假设汉英这些相似的特点应该具有普遍性,为人类语言所共享。

关键词 空动词 从属小句 共性

一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基本特征

基本上,每个汉语句子都有一个动词,如例(1)的“是”和例(2)的“喜欢”:

- (1)张三是中国人。 (2)我们喜欢语言学。

不过有趣的是,邢福义(1984)留意到汉语允许一种没有动词的小句(clause),例如:

- (3)十年了,……^①

这种“名词短语+了”的例子应该分析为小句,而并非一个普通的名词短语。理由是“了”是一个助词,只出现在小句里头。因此,凡这个“了”出现,都应该属于小句的环境。

众所周知,副词只出现在小句里,不能修饰名词。假定副词必须修饰动词性的成分,那么,副词的出现隐含着动词性成分的存在。邢福义(1984)举过下面的例子:

- (4)都大姑娘了,…… (5)不是小孩子了,…… (6)都+ \emptyset +名词短语+了

例(4)的合语法说明了“名词短语+了”除了表面上的名词短语和助词“了”以外,还应该隐含了一个动词性成分。我们假设“名词短语+了”应该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 \emptyset ”,这个空动词属于空语类(empty categories)的一种。在功能上,这个空动词应该理解为系词(copula),像汉语的“是”和英语的“be”,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不过用来扮演联系的作用。^②正如邢福义(1984)指出,如果有一个否定词“不”,那么“是”就必须出现,我们假设例(5)的“是”就是那

*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以下场合报告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术讲座(2000年5月)、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香港语言学学会周年年会(2000年12月)、湖南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形式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中国)(2001年6月)、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举行的第十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暨第十三届北美中国语言学研讨会(2001年6月)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语言学讲座(2001年10月)。首先我要向石定栩表示谢意,跟他的多次讨论对思考本文的分析很有帮助。此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人的意见和协助(按拼音序):方立、Terri Griffith、胡建华、李行德、林若望、刘辰生、Carson T. Schütze、司富珍和温宾利。当然,本文仍然存有的可能漏洞和缺点与上述各人无关。本研究获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经费的部分资助。有关部分语言学名词的汉语翻译,本文基本上参考沈家煊所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克里斯特尔 2000)。

个空动词“ \emptyset ”的语音显现。按照这里的讨论,空动词从属小句应该有一个像例(6)的简单表达式,副词“都”是用来修饰这个空动词“ \emptyset ”的。

请注意,无论例(3)还是例(4),都好像还没有说完,不是“完整”的小句,后面还有“下文”。汉语这种“名词短语+了”的例子只能用作从属小句(subordinate clause),作为修饰主句的状语。正如邢福义(1984)指出,像下面的句子:

(7)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洁!

“大姑娘了”这个部分应该分析为从属小句^③,与主句“要注意整洁”组成复句。从属小句和主句有一种因果的关系,从属小句有修饰主句的功能。为了方便下文的讨论,我们把这种“名词短语+了”的例子称为“空动词从属小句”。

尽管有些情况可以单用空动词从属小句,但是,它的出现必须有一定的语境,主句部分只不过在语境中隐去了。邢福义(1984)认为,像下面的句子:

(8)苏南和李兴对马长风 and 曾淑贤的相遇感到惊奇。问:“你们认识?”马长风笑笑说:
“老同学,老朋友了。”

“老同学,老朋友了”后边隐去了“当然认识”。如果把后边隐去的那句补说出来,就成了“空动词从属小句+主句”的因果式句子。

请比较例(7)和下面的例(9)。例(9)没有那个助词“了”,虽然一样可以说得通,但是这里的“大姑娘”已经不再是一个从属小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词短语(邢福义 1984)。

(9)大姑娘,要注意整洁!

二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助词

邢福义(1984)只说空动词从属小句里的“了”是一个助词。究竟这个“了”是一个句末助词还是体标记呢?我们知道,普通话的句末助词“了”和体标记“了”同音。当这两个成分同时出现在句末时,例如:

(10)我走了+了→我走了

由于同音删略(haplology)的关系(Chao 1968),在表面上我们很难把这两个“了”区分开来。因此,光凭表面的例子,我们也很难决定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了”应该是哪一个“了”。

在粤语里,句末助词的“了”和体标记的“了”不同音,一个是“喇[la³]”,一个是“咗[zo⁵]”。^④像普通话例(10)这样的句子,在粤语里就分得很清楚:

(11)我走咗喇。

由于“咗”和“喇”不同音,不存在同音删略的问题,它们可以同时并存。

粤语也有像普通话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例子。如果把例(3)翻译为粤语,从语感我们可以发现,“了”只能对应为句末助词“喇”(=例(12))而不能对应为体标记“咗”(=例(13)),而例(14)的不合语法进一步说明了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了”并非从“体标记+句末助词”经过同音删略得出来的。

(12)十年喇,…… (13)*十年咗,…… (14)*十年咗喇,……

邢福义(1984)认为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了”是一个“关键”的成分,否则就不成一个从属小句。我们非常同意这个观察,“了”的出现是一个必要条件。在意义上,“了”是一个表达时态的句末助词。除了这个“了”以外,汉语还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来着”(朱德熙 1982)。如果把从属小句的“了”换成“来着”,如例(15),句子就不能接受:

(15)*十年来着,……

只要保留这个“了”,在从属小句加上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邢福义1984),如例(16)的“嘛”:

(16)老兵了嘛,……

空动词从属小句必须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而这个句末助词只限于“了”;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不是必要的,视句子的需要而定。

三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名词谓语

邢福义(1984)注意到这些空动词从属小句内的名词短语应该具有时间上的“推移性”,叙述情况的变化。比如说,例(16)就是意味着由新到老的时间变异(由“新兵”变为“老兵”)。他也举了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个性质:

(17)百把斤的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 (18)*猪了,哪能随便卖出去?

例(17)的名词短语“百把斤的猪”内有一个数量词,这个数量词加强了那种推移性的诠释:由不到百把斤的猪变为有百把斤的猪。至于例(18),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比较难接受,除非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下,某人或者某物变为一头猪,具有了猪的特点。

空动词从属小句这种时间上的推移性特点是句末助词“了”的要求。在汉语里,跟“了”相配的谓语应该有一种情况变化的意思。例如:

(19)他吃面。 (20)他吃面了。

比较这两句,我们发现没有“了”的例(19)在适当的语境下表示一种静止的状态,比如他有吃面的习惯;加了句末助词“了”以后,例(20)有一种状态转变的意思,好像隐含了他以前不吃面,但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因此,空动词从属小句的时间推移性跟“了”的出现有关。

作为谓语的成分必须是无定的(Higginbotham 1987, Rapoport 1987, Stowell 1989 等)。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则,成功地排除下面包含有定(definite)名词的例子:

(21)*这个大姑娘了,…… (22)*他了,……

例(21)含有指代词“这”的名词短语和例(22)的代词“他”都是有定的,它们的指称对于说话者和听话者来讲都是熟悉和可以辨认的(Lyons 1999)。这两个例子的不合语法跟谓语的无定限制有关。

邢福义(1984)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

(23)这么长时间了,难道半路出了故障?

表面上那个名词短语包含一个指代词。我们认为例(23)并非谓语无定限制的反例,其指代词“这(么)”用来限定形容词“长”而非限定名词“时间”,因此,名词短语本身不算是有定的。

汉语的时间词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指示词(deictics),一类属于非指示词(邓思颖2002b)。指示词具有指示的作用,它们的指向是相对于使用这些词时的言谈语境而言的,由语境决定,因而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在适当的语境下,指示词的指称对象不会含混和产生歧义,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应该清楚的,属于有定成分的一种,例如“今天”“现在”等时间词。非指示词的汉语时间词包括“星期一”“十月”“春天”等。试以“星期一”为例,它不具备表示指示的作用,可以用作无定名词。如果说话者光说“星期一”,而又没有任何指代词或者语境资料的帮助,听话者是不能确定“星期一”确实的指向的。

根据这个分类,我们马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下面的两例有不同的语感:

(24)‘今天了,你应该交论文!’ (25)星期一了,你应该交论文!

例(24)的“今天”是一个指示词,属于有定名词,作为谓语则违反了谓语的无定限制;至于例(25)的“星期一”,它没有指示的作用,不算是有定,符合谓语的无定限制,因此句子合语法。

尽管名词短语所表达的时间“推移性”是一个空动词从属小句成立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凡具有推移性的名词短语都一定能够进入这种从属小句。理论上,例(24)的“今天”一样可以有一种推移性的理解:由“昨天”演变为“今天”。推移性是句末助词“了”加在名词谓语的要求,而无定限制却是谓语本身的要求,这两个要求的来源有所不同,针对的对象也有所不同。

四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主语

既然空动词从属小句内有谓语,那么主语是什么呢?邢福义(1984)认为这种小句“具有自足性,不需要补上主语,也不能直接补上主语”。但是,实际上空动词从属小句也有主语出现的可能性。例如:

(26)你都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27)他老油子了,……

例(26)来自 Shi(2000),例(27)来自一篇文章的审稿人。基于这些例子,我们认为例(6)的表达式应该修正,空动词从属小句的简单表达式可以扩展如(28),其中的括号部分表示可以省略,在表面上不是强制性出现的成分。

(28)(主语)+(副词)+ \emptyset +名词短语+了+(语气助词)

从属小句的主语在表面上可以省略。按照生成语法学的分析,我们认为所谓“主语省略”其实是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主语,这个空主语属于代词性的空语类。

怎样确定这个空主语的指称呢?我们发现,空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成分还是话语中的成分,应视不同的因素。不过,如果没有额外的语境因素,空主语基本上只指称主句的成分。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9) e_i 都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你 i 还这么爱闹!

e 表示从属小句的空主语,根据我们的语感,这个空主语只能指称主句的主语“你”。我们采用相同的标引(index)“ i ”来表示这个空主语和“你”有同指的关系。从意义来讲,有三个孩子的爸爸是听话者“你”,而不能是别人。

刚才所讲的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语境能提供额外的信息,那么从属小句内的空主语也有机会指称句子以外的成分。比如说,假设例(30)的语境是谈论有关家里的猪,说这句话的人很自然地把那个空主语用来指称猪。重三百磅的是猪,而不是听话者“你”。^⑤

(30) e 都三百磅了,你还不想嫁?

总结上述的讨论,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 a. 句法上属于从属小句。
- b. 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了”不能缺少。
- c. 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只能是“了”。
- d. 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可以出现,例如“嘛”。
- e. 副词可以出现,例如“都”。
- f. 空动词具有系词的功能。
- g. 名词短语是谓语,含有状态变化的意义。
- h. 名词谓语不能是有定。

i. 主语可以是一个空语类,基本上指称主句的成分。

五 英语的独立小句

基本上,每个英语句子都要有动词,不允许动词省略。即使是表面上没有什么意义的系词,也不能省略。^⑥例如:

(31)John* (is) a genius. (32)John* (is) very clever.

不过,我们发现,英语有一种很像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句子,请参看下面划线的部分:

(33)Christmas then only days away, the family was pent up with excitement. (Quirk et al 1985:1120)

(34)Confident of the justice of their cause, they agree to put their case before an arbitration panel. (Quirk et al 1985:1121)

(35)With Mary still in Florida, Fred must be lonely. (McCawley 1998:209)

(36)With Mexico City currently the world's largest city, I'm surprised that your company doesn't have an office there. (McCawley 1998:209)

(37)With these issues already old hat, we'll have to look for some more topics for position papers. (Riehemann and Bender 1999:487)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划线的小句都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有点儿相似,在表面上缺乏一个动词。在文献上,英语这种小句称为“独立小句”(absolute clauses)(Quirk et al 1985)。

除了在表面上缺乏动词这个特点以外,我们还发现以下有关英语独立小句的特点:

第一,英语的独立小句只能作为从属小句,用作修饰主句的状语,如例(33)划线的那个独立小句只能用作从属小句,而不能单独使用。下面一例就是不合语法的:

(38)* Christmas then only days away.

第二,副词可以出现在独立小句内,如例(33)的 then、例(35)的 still、例(36)的 currently 和例(37)的 already。正是由于这些副词能够出现在独立小句内,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这些例子属于小句,而不光是一个名词短语。

第三,如果英语的独立小句有一个空动词,那么这个空动词应该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系词,像 be 那样。至于空动词后面的那个名词短语,如例(37)的 old hat,应该分析为名词谓语。作为名词谓语,不能是一个有定的名词,否则违反谓语的无定限制。

第四,独立小句的主语可以出现(如例(33)的 Christmas),或者省略(如例(34)的情况)。在所谓主语省略的情况,我们也假设那里有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主语。

第五,独立小句的空主语必须指称主句内的成分(Quirk et al 1985)。如例(34)基本上跟下面例(39)的意义等同,谓语 confident 所陈述的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主语 they。

(39)Since they_i were confident of the justice of their case, they_i agreed to put their case before an arbitration panel.

一般来讲,独立小句的空主语应该指称主句的成分。如果在主句里找不到一个可指称的成分,句子就变得不能接受。例(40)中划线的部分是一个有空主语的独立小句,可是,在语感上,我们知道这个空主语不能指称主句主语 our economy, our economy is a result of the rise in prices 并不是例(40)中独立小句所应该表达的意思。像这种不合语法的句子也称为“无所属的小句”(‘unattached’ clauses)(Quirk et al 1985:1121)。

(40)* (A result of the rise in prices), our economy is suffering.

这些所谓无所属的小句,并非所有例子都完全不能接受。正如 Quirk et al(1985)指出的,在适当的语境下,如果听话者能正确诠释那个空主语,无所属的小句会变得容易接受。如例(41)中独立小句内的空主语并非指称主句的 I 或者 you,而是指称整个主句 I'll help you。至于例(42),如果语境充足,听话者知道独立小句内的空主语是指称说话者本人,那么语感就会明显改善。

(41) I'll help you (if necessary). (Quirk et al 1985:1122)

(42)² (As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t has been interesting to spend a year in Germany. (Quirk et al 1985:1123)

第六,英语独立小句的开首位置可以有一个像介词的 with,请参考上述例(35)~(37)这三个例子。这个 with 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需要为独立小句补上一个主语,with 就要出现。Quirk et al(1985:1090)认为这个 with 并不是普通的介词,而是一个用来表示语义上条件关系的标记。我们把这个 with 分析为一个标补语(complementizer)^②,有点儿像下面 if 的功能和句法地位(试比较例(35)),作为带领独立小句的一个标记:

(43) If Mary is still in Florida, Fred must be alone.

我们认为汉语采用了像“嘛”这样的句末助词表达语气,而英语的标补语 with 有相似的性质。在英语里,with 表示独立小句跟主句有一种条件的关系,限制了小句的语气。尽管汉语的“嘛”和英语的 with 在意义上不一样,但它们都有表达小句语气的功能。我曾经把汉语表示语气的句末助词都分析为标补语(Tang 1998,邓思颖 2000),功能跟英语的标补语相同。如果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对的话,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结构都应该一样——同样可以允许标补语的出现。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汉语的空主语从属小句和英语的独立小句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见下表:

表一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异同

	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	英语独立小句
1. 从属小句	+	+
2. 表示时态的成分	+	-
3. 表示语气的成分	+	+
4. 副词的出现	+	+
5. 空动词作为系词	+	+
6. 名词谓语有变化的意义	+	-
7. 名词谓语的无定限制	+	+
8. 主语是空语类	+	+
9. 空主语指称主句的成分	+	+

如果我们的讨论是正确的话,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的独立小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惟一的差异,是第 2 项有关表示时态成分和第 6 项有关名词谓语变化意义这两项特点。

我们曾经讨论过,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了”不能省略。我们认为,“了”的出现是汉语特有的要求,需要有一个表示变化的事件。有趣的是,尽管英语是一个能够以形态的方式表示时态的语言,但是,独立小句里却没有必要的成分来表示时态。英语表示时

态的标记是在动词上体现的。如果动词是空的,那么英语时态标记也没有办法体现。

至于第6项有关名词谓语变化意义的问题,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名词谓语那种“时间推移”的意义主要是受到句末助词“了”的影响。既然英语独立小句没有像“了”这样的时态标记,也不存在什么“时间推移”的要求。

六 空动词从属小句的普遍性

究竟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的特点是汉语独有的特点,还是为人类语言所共享的呢?就本文的观察,似乎大多数的特点都能够在英语的独立小句里找到,表一是一个很清楚的总结。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语言调查,但是,光凭汉英的比较,让我们暂时假定,上述汉英相同的特点都是人类语言的共同特点,具有普遍性。换句话说,凡是有一个空动词的从属小句,都应该具有那些语言特点。我们的假定可以简化为(44):

(44)不定式的系词可以是一个空语类。

什么是“不定式”(nonfinite)?不定式是相对于“定式”(finite)而言。所谓定式,以英语为例,定式是指那些有时态变化对立的动词形式(例如 walks, walked),而不定式则缺乏时态的变化对立(例如(to)walk)。除了不定式和分词(participle)外,英语所有动词的形式都是定式。

包含定式动词的小句是定式小句,包含不定式动词的小句是不定式小句。在英语里,定式小句能够单独成句,但不定式小句只能用作从属小句。比如说,例(45)的 is 是一个定式动词,定式小句本身能够单独使用,成为一个句子;但例(46)的(to)be 属于不定式动词,单独使用不定式小句就不像话,必须用作从属小句,例如(47)括号内的小句。

(45)John is a genius.

(46)*John to be a genius.

(47)I expect (John to be a genius).

既然英语独立小句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的对立形式,我们假设它们属于不定式小句,那个空动词是一个不定式动词。

证明汉语空动词小句内的空动词属于不定式比较困难。事实上,连汉语存不存在定式和不定式的差异,在目前的文献上也有一定的争议。尽管我们承认汉语的确有定式和不定式的差异,那些“典型”的测试一般应用在有语音形态的动词上,对于那个没有语音形态的空动词来讲,就好像不太适用。^⑧

我们目前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采用下面比较间接的测试。例(48)有括号的部分是一个空动词从属小句。如果把这个小句放在动词“知道”的后面,作为动词“知道”的宾语,如例(49)显然是不合语法的。如果把一个含有动词的小句放在同样的位置,如例(50)的“当了大学教授了”,则完全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测试,我们发现例(49)的“大学教授了”和例(50)的“当了大学教授了”是有区别的。动词“知道”的小句宾语应该是定式小句,不定式小句不能做“知道”的宾语(Li 1990)。如果“大学教授了”属于不定式,而“当了大学教授了”是定式,那么,例(49)和(50)的差异就能够解释得通。

(48)[大学教授了,]张三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49)*张三知道[大学教授了]。

(50)张三知道[当了大学教授了]。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小句,小句内

的动词是一个没有语音形态的不定式动词。在以下的讨论里,我们假设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既然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的动词都属于不定式,怎样配合(44)的假定,解释上述所见的特点?我们认为,表一的第1、7、8和9项跟(44)的假定有关。

第一,不定式小句不能单独使用,必须用作一个从属小句,如刚才英语的例(46)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表一的第1项有关从属小句的特点就不难解释。^⑤

第二,不定式小句的主语一般是一个空语类。汉语是一个允许主语省略的语言,无论在定式小句还是在不定式小句里,主语都可以是空的。所谓主语省略,按照生成语法学的讲法,空主语可以分为两类:出现在定式小句的“小代语”(写作 *pro*)和出现在不定式小句的“大代语”(写作 *PRO*)。根据文献上的讨论,英语跟汉语不同,在定式小句里,英语的主语不能省略,即小代语不能出现在英语的主语位置。至于不定式小句的情况,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生成语法学理论假设不定式小句的主语都是空的,由大代语来填补,这个特点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点。基于上述的假设,已知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都属于不定式小句,主语位置基本上由大代语来填补,因此,表一第8项有关空主语的特点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第三,既然这种小句的主语是一个大代语,它的指称问题自然受到语法上一一定的限制。前文曾经讨论过,除非有额外的语境因素,空主语只能指称主句的成分。空主语和主句的这种指称关系,在生成语法学的理论里是有根据的,称为“谓语控制”(predicative control)(Williams 1992)。大代语的指称问题属于“控制”(control)的问题。谓语控制就是要求身在状语里(例如从属小句)的大代语必须指称主句成分。由此可见,表一第9项并非一条特殊的要求,而是人类语言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

第四,既然那个空动词是一个系词,系词后面的成分才是“真正”的谓语。作为谓语的名词短语,它不能是有定的(即表一第7项有关名词短语有定/无定的问题)。我们早就讨论过,谓语不能是有定的,这是人类语言所共同遵守的原则,不是专门为某一个语言或者某一个结构而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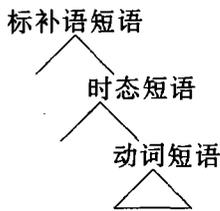
至于表一其他的语言特点,包括第3、4和5项,则跟句子结构的句法要求有关,也属于人类语言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

首先谈谈表一的第5项,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小句里需要一个空的系词?我们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没有任何系词的主谓关系才是人类语言最基本、最经济的结构(邓思颖 2002a)。例如,我们认为在例(51)的汉语名词谓语句里,主语“今天”和谓语“星期一”之间没有任何的系词(无论是有语音形态还是空的),这个应该是主谓句最经济的结构。

(51)今天星期一。

既然空动词从属小句也是一种主谓关系的句子,为什么它们不能像名词谓语句那样缺少一个系词?我们认为这种从属小句需要一个系词的原因纯粹是为了“扩充投射”(extended projection)的需要。根据 Grimshaw(1991)的扩充投射理论,位于动词短语(verb phrase,简称 VP)之上还有其他功能性的短语,例如跟时间有关的时态短语(tense phrase,简称 TP)和跟语气有关的标补语短语(complementizer phrase,简称 CP)。如果一个结构拥有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那么,那个结构一定包含动词短语。一个结构不可能拥有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但同时却没有动词短语。用简单的比喻来讲,动词短语是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的“根”,没有了动词短语这个“根”,上面的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就无法“生长”。扩充投射理论所讲的所谓“投射”,就是说句法结构上层的短语就好像树一样由根部生长出来,没有根就没有树叶。根据

这个理论,一个完整句子的句法结构层次应该会是这样的:



已知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必须有一个表示时态的句末助词“了”,而“了”位于时态短语之内(Tang 1998, 邓思颖 2000),这个“了”的存在要求动词必须出现。空动词从属小句不能像名词谓语句那样,缺乏一个动词。

至于英语独立小句的情况,至少我们知道作为标补语的 with 是可以出现的,这证明了独立小句应该有一个标补语短语。按照扩充投射理论,标补语短语的存在要求动词短语和时态短语的出现。因此,独立小句有一个空系词也不足为奇。空动词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满足句法上的要求,让时态短语和标补语短语可以在这些小句内出现。

第二,为什么汉语和英语的这种小句都有表达语气的成分呢(即表一的第3项)?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既然汉语和英语这种小句都有标补语短语的存在,在句法上标补语短语提供了一个让表示语气成分出现的地方。在汉语里,这个成分体现为语气助词;在英语里,这个成分可以体现为标补语 with。

第三,既然这种小句拥有动词性的短语(例如动词短语),副词的出现是非常合理的(即表一的第4项),为句法结构所允许。

综上所述,汉语空动词从属小句和英语独立小句相似的部分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人类语言所共享。不妨提出一个大胆假定:(44)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性质。凡是一个语言拥有(44)这个特点,即小句内的不定式的系词是一个空语类,都应该拥有我们上述所讲的一系列特点。当然,这个假定仍然有待考证和观察,需要更多语言事实的验证。不过,我们不妨以(44)这个假定,作为日后研究的出发点,发掘人类语言的奥秘,说不定我们会意想不到的收获!

附 注

① 邢福义(1984)一文也收录在邢福义(1993:191-201)。大部分的内容也见于邢福义(2001:587-599)。

② 这类句子也曾称为“空系词分句”(邓思颖 2002a)。

③ 本文的“从属小句”等同于邢福义(1984)所讲的“分句”。

④ 粤音的拼写按照香港语言学学会粤语拼音方案,简称“粤拼”。

⑤ 感谢胡建华向笔者提供这个例子。

⑥ 至于为什么英语句子不允许动词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Tang(2001b)的讨论。

⑦ Quirk et al(1985)把这个 with 称为“从属连词”(subordinator)。

⑧ 有关汉语定式的问题,可以参考 Huang(1982)和 Li(1990)的讨论,也可以参考 Tang(2001a)、邓思颖(2003)对有关讨论的总结和应用。

⑨ 我们曾经提出所有句子必须受到焦点(focus)或者时态的定位,这个原则称为“概化定位原则”(Tang 2001b)。不定式小句不能单独使用因为违反了原则。至于为什么作为从属小句能够符合这个原则,有兴趣的读者请详见 Tang(2001b)的讨论。

参考文献

- 邓思颖 2000 《自然语言的词序和短语结构理论》,《当代语言学》第3期。
- 2002a 《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现代外语》第25期。
- 2002b 《汉语时间词谓语句的限制条件》,《中国语文》第3期。
-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特尔 2000 《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邢福义 1984 《说“NP了”句式》,《语文研究》第3期。
- 1993 《邢福义自选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 2001 《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ao, Yuen-Ren(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imshaw, Jane 1991 Extended projection. Ms., Brandeis University.
- Higginbotham, James 1987 Indefiniteness and predication. In Eric J. Reuland and Alice G. B.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 43–70.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Huang, C.-T. James(黄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Li, Yen-hui Audrey(李艳惠)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yons, Christopher 1999 *Defin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wley, James D. 1998 *The syntactic phenomena of Englis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Quirk, Randolph,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Rapoport, Tova Rebecca 1987 Copular, nominal, and small claus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Riehemann, Susanne Z., and Emily Bender 1999 Absolute construction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redicative idioms. In Sonya Bird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476–489.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ess.
- Shi, Dingxu(石定栩) 2000 Conditions on reduction at discourse level, handout of talk given at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nual Research Forum 200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towell, Tim 1989 Subjects, specifiers, and X-bar theory. In Mark R. Baltin and Anthony S. Kroch, ed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phrase structure*, 232–262.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ang, Sze-Wing(邓思颖) 1998 Parametrization of features in syntax.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Tang, Sze-Wing 2001a A complement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passives and its consequences. *Linguistics* 39: 257–295.
- Tang, Sze-Wing 2001b Nominal predication and focus anchoring. In Gerhard Jäger et al eds.,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2, 159–172. Berlin: Zentrum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 Williams, Edwin 1992 Adjunct control. In Richard K. Larson, et al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297–322.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